



一個僑生的台大生活

文・照片提供／丘子宏（1975 醫學系畢；丘子宏眼科中心院長）

來自香港高中同學的訊息，明年我們要舉辦畢業四十週年重聚活動，連絡上的老同學接近200位。其中，只有4位居住台灣，對照當年回台升學的浩大聲勢，令我不勝唏噓。

我是在民國57年9月搭乘安慶貨輪回台升學的香港僑生，我們一班約五、六十人，幾乎把順便載客的貨輪全包了。三天的海上顛簸，加上離鄉背井的心情，踏上基隆碼頭，我沒有一絲大學新鮮人的興奮。

其實我並沒有回台升學的計畫，而且早已考上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，只想趕快完成學業，好找工作改善家中貧困的經濟。就是那一票死黨，硬替我報名台灣的聯考，那是在香港當地舉辦的聯考，每年有數千人報考，錄取數百人。沒想到陪太子讀書的心情，卻意外上了丙組第二名，考取了台大醫科。當醫生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，不禁有點心動，但台灣的醫生在香港不能執業，而且要念七年，使我陷入長考。最後，

還是不敵死黨們的友誼攻勢和師長的鼓勵，決定捨棄人人看好的中大，選擇前途未卜的台大。

所以，從踏上基隆碼頭，我就開始後悔了。然而一切已無法回頭，我已是過河卒子，傻傻地被接船的學長安排入住僑生十二宿舍114室，室友一共8人，每年級有2人，清一色是香港的高中校友，有了老大哥的照應，總算讓一顆心稍稍安定下來。

大一上學期，那股濃濃的悔意始終圍繞著我。註冊當天，就被老大哥督促要提早



■114室動物們假日聚餐，門前站立者為作者（貓），旁邊白衣少年為海狗梁次震。

去排隊，否則可能要被迫轉系。果然7點未到，體育館門外已是人山人海，排在長長的隊伍後面，真擔心輪到我時已宣告額滿，心情更加跌到谷底。心想我要是選擇中文大學，此刻不正漫步在那優美的半山校園中...

終於註冊成功了，我成為台大醫科的新鮮人。但興奮的心情並沒有維持多久，因為馬上就知道，如果大二的生化被當，就不能升大三。大三的病理被當，就要轉系。一想到辛苦讀了三年，還有可能前功盡棄，真是越想越恐怖。加上言語不通，功課壓力奇大，我想，那時的我，以現在的流行看法，已經得了所謂的憂鬱症了。

還好，114室的室友，發揮校友的團結互助精神，我們兩個不知所措的新丁，處處得到老大哥的照顧和指導。一室八人，相處融洽，有著兄弟般的感情，讓我回到宿舍就有回家的感覺，慢慢地我那孤單後悔的心情，才漸漸平復，那兩年的宿舍生活，是我台大生涯中最值得回憶的一段。為了增加趣味性和親切感，我們都以動物互稱，其中最老大的是豬，目前經商，足跡遍及美台港大陸，我們還經常有機會見面。再來是馬，目前失聯，接下來是猴，雞，果子狸，均返回香港。老鼠則定居澳洲。海狗和本人（貓），則根留台灣。海狗就是筆記型電腦一哥—廣達電腦的創辦人之一，梁次震總經理是也。

說來奇怪，我們八個大男生擠在一個小小的寢室，卻從來沒有過爭執。有的，是常常分享食物，唱片，書籍，戀愛心得，甚至衣物。相處那麼融洽，我想主要是因為大家都是離鄉背井的遊子，內心都有一股孤單和無助。而寢室，就如一個大家庭，各人在互動中得到一絲溫暖和慰藉。

大三之後我搬離校本部宿舍，動物們也先後畢業，各奔前程。聯絡少了，但回憶那一段日子，彷彿就在眼前。

醫科一年級可真大，共有106人，本地生約70



■VIRUS 合唱團演唱現場，左起：丘子宏、楊光榮、鄧世雄、雷德。

人，僑生30多人，由於言語的關係，自然地，說同樣話的人會走得較近。很快的，有四個香港僑生發現彼此都喜愛唱歌，就嘗試組成一個民謠合唱團—VIRUS（病毒）合唱團，其實我們4人對於各種樂器都是門外漢，只會一點吉他伴奏。但我們的和聲，卻莫名其妙的出色。漸漸地，居然也在校園間闖出一點名號。

在大學七年中，我們用歌聲填滿醫學生涯中有限的空隙，功課雖然繁重，被當的危機猶在，但我們仍持續每週二次的練習，在柔柔的音律中，我們體會了友誼，享受和聲的美妙，它撫平了解剖刀的焦慮，安慰了白袍下的心靈。還有那一場接一場的校園民歌演唱會，在台大，輔大，東



■ 畢業時與未婚妻攝於醫學院「醫師之像」，目前已改建為台大醫院新病房大樓。

吳，淡江...座無虛席的觀眾，熱情的安可掌聲，至今依然歷歷如新，我們竟然在無意中開創了校園民歌演唱會的風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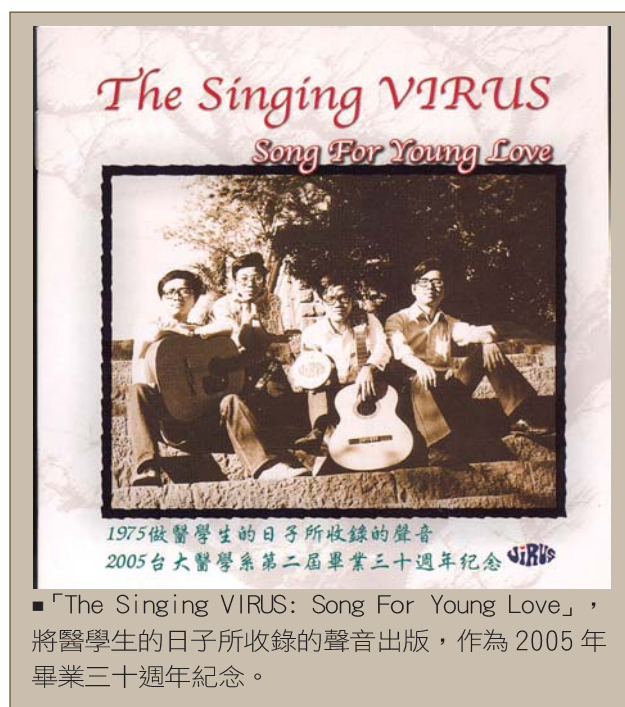
畢竟，我們不是專業合唱團，燦爛的日子隨著實習醫師的忙碌生涯而畫上句點，我們只能把唱過的歌錄下來，在往後行醫的日子，偶爾在夜深人靜時，那些熟悉的音符，才又不經意地從錄音機飄送出來，輕撫那經過值班，上刀，急診折磨後的疲乏身心。

畢業後，我們4人都選擇根留台灣，也各有專長。陽光榮醫師是耳鼻喉科權威和國內的嗓音專家，造福不少名歌星。鄧世雄醫師長期擔任耕莘醫院院長級主管，熱心失智老人的公益。雷德醫師一手建立台大醫院的腫瘤放射線治療，桃李滿台。而我則專研眼科和近視手術，偶然也參與醫學院一些教學活動。

大三搬到醫學院宿舍後，才有唸醫的感覺，宿舍是二層的木造房屋，我那二樓的寢室，窗外是一片草地和一排楓樹，夏日炎炎，蟬鳴聲聲，秋末冬初，楓紅一片，最適合臨窗苦讀。醫學院的課程真不是蓋的，光是那解剖學，全身的骨頭，神經，血管和肌肉，可要花上幾個星期才能記住。每次考試前夕，我都在窗前猛K，直到窗外微露晨光，才稍躺一下，就帶著滿腦子的記憶進入考場，居然也無往不利，成績還蠻不賴哩。

醫學院宿舍生活，有許多令人會心一笑的小插曲，例如寒冬半夜，膀胱滿滿之際，奈何廁所卻在遠遠的一端，許多人貪圖方便，倚窗流放，窗外的草地，長得特別茂盛。另外，沒有人會忘記林森南路廟後的餃子攤，我們稱之為「龍門客棧」，我想這名字應該是醫學院學生的傑作，我們常半夜爬牆過去光顧。該店目前仍在營業，生意好得很呢。

來到醫學院，本來在校本部已算老大的地位一下子又跌回新人。大四那年，有一天一位七年級



■「The Singing VIRUS: Song For Young Love」，將醫學生的日子所收錄的聲音出版，作為2005年畢業三十週年紀念。

的老大哥大搖大擺進入本室，向一位他熟悉的室友說：「跟你們寢室的“新仔”借本解剖書。」室友堆著笑臉說「都已經大四了，不是新人啦！」那位老大哥馬上以教訓口吻說「要耍老大就不要唸醫科，你是 Clerk（5,6 年級），上有 Intern（實習醫師）壓你；你是 Intern，上有 CR（總住院醫師）壓你，再上又有 VS（主治醫師），再來更有主任、教授…」一連串訓話，現場頓時鴉雀無聲。其實他老兄或多或少點出醫界尊師重道的傳統精神。

進入台大醫院臨床見習後，發現醫學不單是記憶而已，它更需要嚴謹的思考、比較、決策等智力考驗。而自身的遭遇，更讓我了解醫學是一門複雜的科學。從小，我是一個有出血傾向的病人，小時候就為了血小板數目太少而切除了脾臟。從一開始就是台大醫院血液科的常客。當時我也常感冒發燒，每次病後都出現皮下出血的怪現象，檢查都呈現血小板數目不足，幾年下來，不下二十次，連血液科的劉教授也束手無策。大六那年，偶然機會，我讀到一篇有關阿斯

丘子宏 小檔案

學歷：

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士

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眼科中心研究員

經歷：

台大醫院眼科主治醫師

馬偕醫院眼科主任

耕莘醫院兼任主治醫師

新光醫院兼任主治醫師

現任：

丘子宏眼科中心院長

台大眼科臨床副教授

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理事

台灣眼科防盲教育研究醫學會理事

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理事

中華民國台灣眼科視覺光學暨屈調驗光醫學會理事

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董事

要你來獻寶！

幸福布告欄

圖書館徵集「台大人文庫」

台大人注意了！台大圖書館典藏組自即日起徵求所有台大人的圖文音像作品，以及日記、筆記、自傳、信件、手稿、歷史照片、剪報、證書、教材等資料，歡迎您慷慨捐贈，圖書館將闢專櫃陳列，並於網站上開放瀏覽。期望經由「台大人文庫」，讓圖書館成為彙集台大人學術資源之園地，厚植學術能量，從而激發台大的學術動力，同時讓莘莘學子有典範學習。

圖書館歡迎台大人熱心響應，加入「台大人文庫」之行列，讓您的著作伴隨台大邁向頂尖！

聯絡單位：台大圖書館採訪組（台大人文庫）

聯絡人：周利玲

電話：+ 886-2-33662307

Email：llc@ntu.edu.tw

地址：台北市 10617 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

匹靈會破壞血小板功能的文章，那時是一個新發現。一個念頭閃過腦海，難道我的血小板數目太低與阿斯匹靈有關？檢查我服用的退燒藥，果然每次都含有阿斯匹靈。就在下一次生病時，我改服不含阿斯匹靈的退燒藥，竟然就沒有出血的現象，從此以後，也未再發生。我居然在偶然的情況下解決了困擾我二十多年的頑疾，然而，如果我沒有懷疑，思考，實驗，就不會發現這個事實。這個自身的經驗讓我體會到細心診療的重要性，這對我以後的行醫態度，有著極深遠的影響。

畢業後，因成績還算不賴，順利進入台大醫院眼科，由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。後來有一個機會到馬偕醫院擔任主任的工作，才離開台大，但直至目前，仍保有台大兼任醫師的工作，可說是不折不扣的台大人。我深深慶幸能身為台大一份子，也對於當初離鄉背井的選擇，不再後悔，雖然居住香港的母親偶然也會提起：「要是你留在香港唸書，現在可能是銀行老總啦...」